

## 殘雪

「你去找 R，把這些文件交給他。」

長官這樣吩咐我，語氣平淡。我接過文件，朝參謀室的方向走去。那是一棟灰色建築，門前鋪著被無數軍靴踏平的石板路。磨平了棱角，映著沉悶的天光，顯得溫吞而疲憊。四周響著遠方演習的低沉炮鳴聲。這裡是軍隊的中樞地帶之一，氣氛卻與別處截然不同——寂靜，凝滯，像是戰爭本身在這裡也變得遲緩了。

參謀室在走廊的最深處。

我拿著文件走在陳舊的迴廊，鞋子磨擦地板的聲音迴盪，周遭是一片死寂的靜謐。參謀室門前沒有守衛，也沒有多餘的標示，只有一塊略顯陳舊、邊角有些微刮痕的名牌，刻著他的名字與職銜。

我敲了敲門，聲音在寂靜的走廊裡顯得尤為清晰。

「請進。」

聲音微弱，卻透著一種不疾不徐的從容。我推門而入，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，桌上擺滿了地圖、戰況報告與密密麻麻的批註。窗戶半掩，陽光從細縫間灑落，在地板上留下斑駁的光影。

門扉開合之間，空氣裡浮動著墨水的氣息。紙張翻動的聲音若有似無，如同日復一日循環的浪潮，在時間的縫隙裡輕輕拍打。

木質書桌後，一個身形纖瘦的人正坐在椅子上，翻閱著桌上的文件。他穿著整齊的軍服，戴著一副眼鏡，袖口扣得一絲不苟，左肩上的徽章映著微弱的光。手指修長而蒼白，翻動紙頁的動作很慢，像是在衡量每一頁內容的重量。

他抬起頭看我，視線冷靜而平和。那是一雙深色的眼睛，裡頭沒有多餘的情緒。

「新來的？」R 問，聲音依舊淡淡的。

「是。」我走上前，把文件交給 R，「這是長官要我交給您的文件。」

他垂下視線，停留在文件上，沒有急著翻閱，而後，又將目光轉回我身上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我報上姓名。他微微頷首，似乎對這個資訊並不特別在意，只是例行公事地記住。他伸手翻開文件，掃過上面的內容，隨後輕聲道：「知道你的職責了嗎？」

「處理行政與情報，傳遞文件，請示您的意見，並與您確認軍務狀況。」我頓了頓，補充道，「還有戰略部署的討論。」

他低聲笑了一下，很淡，幾乎看不清。

「戰略部署……」他像是在對自己低語，語氣輕得像是飄散在空氣中的灰塵。然後他闔上文件夾，手指輕敲桌面：「你會經常來的，記住這裡的規矩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沒有再多說什麼，轉而低頭閱讀文件。我站在原地，等候他進一步的指示，但他只是專注地閱讀，沒再說話。辦公室裡靜得只聽得見紙張翻動的聲音。

我看著他削瘦的側臉，以及他微微皺起的眉頭，心想——這個人比我想像的還要安靜，彷彿他已經習慣了獨自一人，習慣了這間寂靜的辦公室，習慣了只與文件為伴。

他剛開口，卻摀住嘴輕咳了一下，像是喉嚨有些不適，刻意壓低聲音。半會，氣息逐漸平穩後，他才再次開口：「今天就這些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好。」他將文件整理好，手掌輕輕壓在上面，確認它們的存在。抬起頭，看向我，頓了一下才說：「你可以走了。」

我應了一聲，轉身離開。當門在我身後闔上的那一刻，我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，透過門縫看到他還維持著低頭閱覽文件的姿勢，動作沉穩而平靜。光線映照在他身上，勾勒出一個寂靜而疲憊的輪廓。

走廊依舊安靜，天光依舊昏暗。

而在這沉滯的時光裡，我隱約感覺，這間辦公室裡的空氣，比走廊更為凝重，彷彿時間在這裡過得格外緩慢，甚至……近乎停滯。

離開辦公室，我踏上歸途。日復一日的機械式行動與指令，以及不知何時會終結的戰爭。往復的絕望與疲倦壓的我幾乎窒息，

某天，我發現自己不再記得戰場上陣亡的名字，連長官佈置的命令，也只是機械性的點頭執行。戰爭把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工具，回過頭來才發覺自己，忘卻了許多重要的事物。

這場戰爭已經持續了四年，最初開戰的理由對今日已然失去意義。

剛開始，軍報公告每天都會張貼在營地最醒目的地方，將每一次的戰果宣揚成即將勝利的預兆。士兵聚集在軍報前，低聲議論最近的戰果。但現在，公告板上積滿灰塵，沒有人在意那些數字與戰果，連張貼軍報的人都不見蹤影。

白日裡，陣地的防禦工事做了一次又一次。有時，從遠方傳來炮火的震動。但更多的時候，戰場陷入死寂。士兵不再關心誰進攻、誰撤退，只在乎今晚是否能安然入睡，明日這座營地是否依然存在。

我承接這份職務過了一個月，我方在連續幾場交鋒中節節敗退，整個營地被一層厚重的陰霾籠罩。焦慮像瘟疫般在空氣內擴散開來，四周瀰漫著低迷的氛圍。

我站在 R 的門前。敲門，進入，他依然坐在書桌前，光線落在他的肩膀上，映照著軍服的布料起伏，專注而平靜。

「這是今天長官交給您的文件。」我將手上的資料放在桌上，他微微領首，伸手翻閱，指尖在紙張上滑動，發出微不可聞的聲音。

「嗯。」他低聲應了一句，然後便不再說話。

我站在原地，等著他開口，但他沒有。沉默彷彿一道無形的牆，將我和他隔開，直到他忽然開口。

「戰況如何？」

「……與昨日相比，沒有太大變化。」我回答道，「東側仍在防守，補給線昨夜遭遇襲擊，但暫時穩住了。」

他聽著，微微點頭，像是在思索著什麼，然後用淡淡的語氣說：「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。」

「嗯……。」

我一時愣住，這是他第一次向我談及與政務無關的事，雖然話題仍然離不開這場戰役，但我隱約覺得自己與他的距離拉近了些。

「但總有一天會結束的吧？」我說，試圖接住這個難得的話題。

R 聽到後輕輕勾起嘴角，笑了一下，但那笑容稍縱即逝，而後微微側過頭，看向窗外。

「是啊。」他淡淡地說，「總有一天。」

窗外是灰暗的天色，遠處的戰場仍未平息，煙塵彷彿永遠盤踞在天際。

他伸手，將桌上一份文件翻過來，準備簽字，但筆尖懸停片刻。然後低咳一聲，動作頓了一瞬。

「您還好嗎？」

「……無妨。」他輕吸了一口氣，繼續執筆。字跡一如往常的工整，剛剛的咳嗽彷彿根本沒有發生過。

R 無血色且骨節分明的指節在繁重的文件中遊走，另一手握著筆迅速卻又慎重的留下字跡。字跡工整而規矩，如同他本人一般。

「你剛才說，補給線暫時穩住了？」他換了個話題，語氣又回到一貫的冷靜與理性。

我應聲：「是，暫時穩住了，但昨夜的襲擊讓我們損失了不少物資，後續還需要調整——」

話說到一半，我發現他的視線略為往下，落在一旁未整理的文書夾上，眉頭輕輕皺起，像是在思考什麼。

「長官？」

「……抱歉，剛剛想起一些事。」他的聲音稍低，像是有些勞累，但隨即，他回過神來，「繼續吧。」

我頓了一下，沒再多說什麼，只是繼續報告。而他靜靜地聽著，像往常一樣，偶爾點頭，偶爾翻閱文件。

「對了，這個給你。」他將方才整理的文書夾遞給我，我接過文書夾，迅速且概略的數了一下裡頭的文件，大概有二十多頁。

「這份文件尚有未完成的部分，補充完成後繳回。部分內容已過時，但框架及戰術分析仍可作參考。」

「……抱歉，敢問您具體需要補充什麼？」我問，視線落在文件的幾處空白。

他側過身，似乎對這個問題早有預料，輕聲道：「根據最新情勢，補給計劃還需要修正，還有這一頁……」他的手指輕敲文件空白處，「這裡，人員的調動方案，還沒最後定案。」

他的聲音平穩，沒有過多起伏，甚至聽不出絲毫的情緒，但當他稍稍轉過頭時，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紙上停頓了一瞬。

「今天就先這樣吧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他微笑著說。

我點頭，沒有再問，將文件夾好準備離開，卻在轉身時聽見他輕咳了一聲。

不重，但壓得極低，像是怕打破辦公室裡這過於寧靜的空氣。

我停下，沒說話，繼續往外走去。

門在我身後輕輕闔上。

回去後，我將文書夾置於桌上。紙張略微泛黃，邊角有些折痕，像是被反覆翻閱過。我撫過紙面，開始仔細檢視內容，卻在文件的前 12 頁看到了不屬於 R 的筆跡——凌亂且帶著幾分匆忙，潦草卻又不失威嚴，並寫下關鍵簡短的判斷。字跡深淺不一，像是寫到一半時被打斷，又在不同的時間匆匆補上。

我沉默地翻閱，發現文件的內容斷斷續續，兩種筆跡交錯著，有些部分是工整而又莊重的字跡，或許是被 R 修正過，試圖讓這份記錄變得更完整、更具條理，12 頁的內容都呈現出相同的痕跡。

然而，在 12 頁的的末端，潦草的筆畫停留在了一個未完成的句子上，這未盡的句子後，R 沈穩的筆跡接續了下去。那種變化讓人想像出某種畫面——最初的書寫者未能將這份文件完成，而後，R 接手了它。

我盯著筆跡，思索著應該如何補全這份文件。

手中的鋼筆停滯在紙上，墨水滲透進纖維，留下一個小小的墨點。這份文件，究竟該怎麼寫才算完整？

窗外的風輕輕搖晃著，帶起一絲潮氣。我忽然想起，R 遞給我文書夾時，那不經意的一句話——

「部分內容已過時，但框架及戰術分析仍可作參考。」

語氣平靜，甚至沒有特別強調，卻透著一種近乎刻意的輕描淡寫。

我提起筆，看著空白的欄位，輕輕地在那片空白書寫下了第一個字。

凌晨三點時，我將文件書寫完畢。這份報告，會在清晨重新送回參謀室。R 會翻閱、批示，然後將它交給上級。我將文件整理好、疊放整齊，卻沒有立刻起身，手指仍停留在封頁的邊緣，輕輕磨擦那略顯粗糙的紙張，總覺得這份文件異常的沈重。

當天光染上一片微藍，我拿著文件站在參謀室門前。門把上覆有一層斑駁的金漆，看來有些年頭了。漸漸開啟的門縫，伴隨著咿呀的老舊聲響，R 伏案專注的身影隨之顯現。

「文件都處理好了嗎？」R 偏過頭來，身旁是成堆的紙張。

「文件已處理完畢。」我將報告放在桌上，立正站定，「原有內容未作更動，只補充了新增部分。」

「原有內容……。」R 拿起文件，指節收緊，扶了一下眼鏡，細細的端詳一番，動作一如往常的從容。然而，聽到「原有內容」這句話的瞬間，卻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停頓，而後若無其事的翻起文件的下一頁，提筆在某處做了標註。

「這裡的措辭再精煉些，否則可能引起誤解。」語畢，在報告上做好記號，並向我遞來另一份文件，「此外，這份明日需要呈交，你再校對一遍。」

我點頭接過文件，準備離開。然而臨行時，眼角餘光捕捉到他側過身的背影——肩膀顫動，指節緊攥著桌沿，咳聲壓抑而克制，卻難掩急促與劇烈。

「您還好嗎？是否需要……」我終還是忍不住回頭了，口氣比預想中急促。話音未落，R 驚動一般微微睜大眼，像是沒有想到我會折返回來，而後那抹驚訝迅速斂去，露出一如既往的笑容。

「無礙，老毛病了。」他用手遮住嘴緩緩說道，眼神似是覆了層陰影。我有些擔心他，但在這個場合，任何進一步的關切都顯得多餘且為難，甚至可能被視作逾矩。於是我說了句請您多保重，立正行禮便離開了。

幾個月後，一個異常潮濕的夜晚，我奉命前往檔案室整理舊戰報。昏暗的房間瀰漫著陳舊、發霉的氣味，貼著牆壁排列的高聳書架，層層疊疊的塞滿了戰報、軍事檔案與戰略報告書。

我步向牆角的幾口鐵製檔案櫃，部分抽屜沒關緊，露出凌亂的紙張。我將指派檔案櫃中的文件攤開，視線掃過一連串冰冷的數據——戰損比例、物資狀況……。

我默默翻閱，目光在紙上流連，每一份戰報的末尾都有相同的署名——A。筆畫凌亂、深淺不一，像是匆忙間寫下的，字跡與 R 冷靜、克制的筆觸截然不同，卻帶著某種熟悉感。

我愣了一下，想起那份字跡潦草的文件，那份 R 交給我補充資訊、部分內容經過 R 修改的文件。我從架上取出那份文件與戰報進行比對，熟悉的筆畫形狀、微微歪斜的行距，甚至連習慣性的落筆方式都如出一轍。且越是翻閱由 A 執筆的眾多戰報，便能發現，如同那份文件，R 的筆跡也交錯其中。

A 最初寫下的內容往往止步於關鍵處，R 便在那些空白處填補分析，沿用 A 原本的文字、原本的思路，一筆一筆將它補全。不是單純的接受而是一種習慣性的配合，透漏出一種熟練。

然而，A 在半年前的一場敵襲中死了。

我與 A 並不相識，對他的了解也僅限於他人零星的交談及任務指派時偶爾提及的名字。他的事蹟、他的筆跡，甚至是他的死亡，都像是歷經沖刷殘存的痕跡，散落在戰報的字裡行間，無聲無息的嵌進了戰爭的流轉。

整理好戰報後，我踏著沈重的步伐離開檔案室。軍營內一片沉寂，唯有遠處偶爾傳來巡邏士兵的腳步聲。夜風夾帶著寒意，拂過斑駁的建築。遠處的燈火稀疏，只有幾間辦公室還透著微光。

然而，一陣聲響打破了應有的寧靜，像是鞋跟悄悄撫過破敗地板，欲壓低聲響卻被陳舊的地板所出賣。我瞥向廢棄走廊的一側，夜色將景物吞沒，模糊

的視野裡，一個男人佇立在遠方。垂落的袖口被濕氣沾濕，指尖像是緊握著什麼。我不清楚他的身分。

然而，當我試圖靠近、探查時，他卻在轉瞬間消失無蹤。方才，我確實看見了人影，挑高、靜默，不動聲色的凝視我。而能做到此的，必定是一個熟悉軍營結構，且能無聲無息撤離此處的人。

寒意順著脊背爬升，精神被恐懼吞噬著。

我沒有繼續追查，只是站在原地，指尖還握著剛剛取出的戰報。風掀起封頁的一角，露出最末端的署名。

隔日，我前往 R 的辦公室匯報事項，卻不見他的身影，徒留空蕩蕩的座椅。辦公室靜悄悄的，桌上的文件疊放整齊，水杯裡的茶水還冒著煙，他似乎剛離開不久。

我站在門口等待，待到茶水冷透、平日工作的時間到來。視線掃過那張熟悉的辦公桌，R 向來準時，卻遲遲等不到他。心中泛起些許異樣的不安，思索片刻後，我決定去尋找他。

晨霧尚未散去，軍營內的活動才剛開始。我走過各大處室，R 不在那些地方。就在我考慮是否該回辦公室等待時，無意間看到遠處牆邊的角落，那裡有一道低矮的圍欄，敗草叢雜。

然後，我在那裡找到了 R。

他微微縮小的瞳孔映照出我的身影，陽光透過枝葉縫隙落在他的肩上。過了片刻，他用平穩的聲音說：「抱歉，你找了我很久吧……。」

「……沒什麼，只是剛好經過。」我下意識說道。

這是我第一次在室外看到他，沒有辦公桌、沒有戰報，只是靜靜的倚靠牆壁。

「是嗎……。」他低下頭，淡然的說了。我的掩飾在他面前起不了任何作用。

沈默在我們之間流淌了一會兒，我沒有詢問他離席的原因。最後他拍了拍衣角的灰塵，語氣恢復往常：「走吧。」

他邁出一步，卻微不可查的停滯了片刻，像是在試圖穩住身體。那瞬間，我捕捉到他眼中一閃而過的恍惚，儘管他極力掩飾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們都沒有開口。

R 走在前方，步伐穩定，不疾不徐。我跟在他身後，耳邊只剩下軍營零散的聲音。陽光從迴廊的木樑間隙灑落，將長長的光斑打碎，灑落在地磚與牆面，映出他拉長的影子，隨著步伐輕輕晃動。我們穿梭在交錯的光影之間，踏過斑駁的明暗，腳步聲在靜謐的長廊裡顯得格外清晰。影子被光切割成無數碎片，又在下一刻重組，如同一場短暫的幻象。

R 的背影與光景交融，像是這迴廊的一部分，卻又顯得遙遠而不可及。我微微眨眼，欲消散這莫名的恍惚感，可那道影子依然在眼前晃動著，筆直的延伸向前，卻又顯得黯淡，彷彿下一刻便會隨風而去。

陽光的暖意覆在身上，一股令人不適的感覺湧入，我說不清是為什麼。只是當我們走過迴廊的最後一截時，陽光驟然消失，影子被黑暗吞沒。

回到辦公室，昏暗的燈光、陳堆的文件，一切都恢復了往常，彷彿剛剛的一切只是一場夢。R 靜靜的看著我提交的文件及昨晚的記錄，視線彷彿穿透了紙張，看向某個遙遠的時間點。

我想說些什麼，卻發現喉嚨發澀，最後只是輕聲道：「……這些由 A 負責的戰報，我已經依日期歸檔了。」

「一年前東線防禦戰的戰略部署是怎麼寫的？」R 問道。

我低頭翻閱著剛剛提交的文件，「當時的敵軍主力往東推進，我軍選擇固守防線，A 推測敵軍會在三日內發動攻擊……。」

話說到一半，我愣了一會，這些戰況 R 應該都清楚才對，為何突然這麼問？

R 沒有催促，靜靜地等著，我抿了抿嘴唇，繼續道：「結果如他所料，敵軍在第三日清晨展開攻勢。」

「…….嗯。」R 輕聲應了一句，指尖用力，像是在抑制什麼。「這場戰役 A 也在現場。」

我一時沒說話，這件事我當然知道，A 的名字正出現在那場戰役的陣亡名單上。

「當時的作戰計劃是由他擬定的，按理而言，以他的職位本應無需親赴前線。但那天，他仍隨前線部隊出動。」R 闔上戰報，筆尖輕敲桌面，斟酌著用詞，「與他同行的人無一生還，然而，他們所處的位置，應該不是第一波遭遇敵軍的地點。」

R 沒有繼續說下去，像是認為話語至此已足夠。他視線低垂，指節敲了敲牆壁。

「這個給你，明天書寫完交給我。」R 將後勤補給報告遞給我。

我接過文件，視線停留在 R 那略顯蒼白的手指。有時，筆畫會顯得略微顫抖，筆鋒收尾處帶著不易察覺的細碎顫動，像是握筆的手指難以完全穩定。間歇性的咳嗽打斷了他的思緒，使得某些字跡斷續、深淺不一，偶爾一行字的間距異常狹窄，像是他無意識地加快了速度，試圖趕在體力透支之前完成。遙遙欲墜的燈光，在風中顫抖。

「戰報歸檔辛苦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R 的聲音平穩，笑容柔和。空氣莫名的凝滯，帶著些許微妙的氛圍。話語至此，像是剝落的壁畫，破碎之後便不再完整。我沒有再過問 A 的事，心想，這或許是 R 能對我說出的全部，於是行了個禮，開門離去。

回去後，我翻開文件夾，卻發現補給報告內層夾入了一份前線撤退計畫，筆跡熟悉的令人心悸，是 R 的字跡。牆上的燈不穩的閃爍，心跳的頻率與明暗的燈光錯落交疊，映照出紙張略顯陳舊的顏色——計畫的戰役正是一年前的東線防禦戰。

撤退計畫書詳細的說明各部隊的撤離路線及相關增援。路線清晰、時間計算精確。戰術地圖上標註著各部隊的撤離路線，一切都在計畫內。

A 所屬隊伍的位置，具有充足的撤退時間。原本應該於日落前撤離戰場，向補給點會合。只要按照計畫，至少在紙面上，並非主力部隊的他們應該能夠安全撤出。

心中升起一份說不清的違和感。我未親身踏入那片戰場，無法準確了解當時的情況。但這些日子整理的戰報讓我知道，A 所屬隊伍的成員大多資深且熟悉戰術，他們或許無法全身而退，但不至全軍覆沒。

這份計畫與實際的結果發生矛盾。

是敵軍的戰術變動？情報錯誤？還是……這條路線根本沒有被我方執行？然而現在想來，R 方才的語氣似乎透露著壓抑。

我仔細翻閱撤退計畫書，直到最後一頁的角落，一則不明顯的批示：「撤回，改採原定防禦陣線。」不是情報錯誤，也不是戰術變動導致，而是高層的有意撤回——他們沒有打算讓 A 的隊伍撤離。

那天之後，我和 R 都沒再提起 A 的事。我繼續完成自己的工作，他則如往常一樣伏案處理軍務，日復一日。

天氣愈來愈冷，初雪落下的時候，我發現 R 的咳嗽變得頻繁了些。

最初，他只是偶爾掩著唇，輕咳幾聲，迅速壓下不適，彷彿這只是再尋常不過的習慣。隨著氣溫下降，他咳嗽的次數逐漸增多，聲音也變得低啞了些。有時一陣急促的咳嗽過後，他會短暫停下筆，指尖抵著額角，像是強迫自己集中精神。

軍務沒有因為天氣而放緩，反而比以往更加緊迫。

戰線上的調度變得頻繁，情報來往不斷，連帶著我們的工作量也跟著增多。R 仍維持著一貫的冷靜，每日準時整理戰報、批閱文件，與指揮部交換情報。然而，每當風聲漸大，他便會微微蹙眉的縮起肩，停頓片刻才繼續工作。細微的不適正在侵蝕他的耐性。

我本想關心他的身體狀況，卻總在話語即將說出口前被他平靜的眼神攔住，像是一種無聲的拒絕，又像是不希望讓人擔憂。於是我什麼也沒說，只是默默加快處理工作的速度，讓他不必要花費精力在無謂的事物上。

時間就這樣過去，日子被戰報、軍令與寒冷的風雪填滿。深夜，我送報告到他的處室，門內依舊亮著火光，映照出他伏案的身影。但比起白日的沉穩，此刻的他明顯被疲憊佔據。我原以為他仍在忙碌，直到聽到一聲極輕的喘息從裡頭傳來，伴隨著低沉的咳聲及微弱顫抖。我不知他是否發現了我的存在，將文件放在門邊，便轉身離去。

當晚，我夢見了一場雪，白色的，靜靜飄落的雪。

我站在雪中，沒有腳印，沒有影子。天地被一片蒼白覆蓋，像是被人用粗糙的筆刷刷成單一顏色。遠方的地平線已然模糊，看不見盡頭。

R 站在遠方，背對著我，身上仍是那件深色軍服，但肩膀上覆滿了雪。他沒有動也沒有回頭，如同落在時間後的剪影。

我想呼喊他的名字，卻發不出聲音。

雪落的更急，R 距離我愈來愈遠。寒意刺骨，我想追上 R，然而無論我如何向前，都無法縮短距離。

「R！」我終於喊出了聲，他沒有回頭只是微微側身。雪花打濕了他的衣領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就這樣消失在白色裡。

我猛地睜開眼，心劇烈的跳著，雪原的景色仍縈繞在心頭。軍營外，雪花飄落，靜靜覆蓋著泥濘的土地，旗幟在寒風中搖晃，天色微亮，晨霧仍未完全散去，寒霜凝結在屋簷與窗框邊緣。

離開房間，我沿著熟悉的石板路，一步步朝 R 的辦公室走去，路過訓練場時，遠方傳來士兵操練的口號聲、鐵器碰撞聲，交織成日復一日的軍營早晨。

這是我調職前的最後一天——

上級的命令簡單而直接，由於戰況變化，我將被派往同一戰區的另一處指揮部，負責戰略協調工作。

推開門時，熟悉的擺設映入眼簾。整齊堆疊的文件、擱在一旁的鋼筆，地圖仍然攤在桌案上，所有細節都維持著往日的秩序。

我感受這間辦公室的氣息，試圖將這份熟悉感刻進記憶裡。R 正在整理資料，筆尖在紙張上沙沙作響，聽聞開門聲，停下手邊的動作，緩緩抬起頭來。

「調職的事，我聽說了。」他的語氣一如往常的沉穩，扶了扶眼鏡，深棕色的眼與我對視。

我微微一頓，然後點頭：「是，是上級的命令。」

我將整理好的資料交給 R，R 手中的力度透過陳堆的紙張傳來，和著細微的顫抖。他取走文件，我的手頓時被空蕩佔滿，連結我倆的媒介已經不在了，這或許是最後一次像這樣面對面共事了吧。

與 R 共事的這段歲月，對我而言不短也不長，戰爭讓人的感知變得遲鈍，對於時間的無感、對於命令的服從、對於生死的麻木，這些都已經成為了日常

的一大部分。然而，這樣的我卻逐漸對往返 R 辦公室這件事產生了些許期待，興許是想了解他嗎？我不知道。這個念頭在腦海裡一閃而過，我甚至無法確定這是否是自己的錯覺。

不知何時起，在這片荒蕪的灰暗中，我開始意識到，與 R 之間的往來成為了我生活中少數擁有變化的事情。

「謝謝您這段時間對我的照顧。」我深吸一口氣，終於開口。

R 沒有立刻回應，視線仍停留在桌上的文件，指尖輕敲了一會牆面，像是在思索什麼。然後，他站起身，走到窗邊微微抬頭，看向外頭的景色。

「你的工作能力，無需多言。」他緩緩出聲，寧靜而悠遠。

我沒有想到他會停下手邊的工作，只是靜靜的看著他挺直的背影，等待他接下來的話語。

「到了新的工作崗位，應該能勝任。」他的語氣像是某種認可。

我沈默片刻，終究只是輕聲道：「謝謝長官。」我向他敬了一禮：「您多保重。」

我踏出辦公室，目光停留片刻，隨後轉身離開。厚重的門在身後輕輕闔上。長廊的光線昏黃，影子被夕陽拉得很長。在門扉緩緩闔上的縫隙間，R 靜靜地凝視著我，一抹淡淡的笑停駐在他嘴邊，隨著門板合上，斂去了笑容……。

我作為聯絡人員的時間只維持了一年，被調職後，便再也沒有正式與 R 共事。

工作依舊堆積如山，我忙著交接文件、與接手的人確認細節。情報整理、戰略計畫、各種命令與通訊佔據我的日常。最初幾個月，我偶爾會在辦公區遠遠看見他，低頭忙著手中的文件或與其他軍官交談。

最後一次看到 R 是在一場簡短的會議上，R 坐在長桌的一角，低聲向上級匯報事項，神情如往常一般專注冷靜。後來，隨著戰況變動，我的職責愈發繁重，再次聽到他的名字時，已是他的死訊。

據說，他是在某個冬日的清晨離世的。沒有人特別提及他的病情，沒有人大肆傳播這個消息。戰爭仍在繼續，而他的離去，就像一縷煙塵，輕飄飄地被風捲走，未曾留下痕跡。

他曾處理的文書被我接手，他留下的位子很快便有新的身影取代。而我甚至無從得知，他離開時是否有人在身旁，或者他是否曾留下什麼遺言。只是偶爾在整理檔案時，還能看見他那筆工整的字跡，像他的人一樣，克制而沉靜。靜靜的躺在檔案室，和 A 的文字一起，埋入冰冷的鐵櫃，埋入時間的刻痕。

某日，我接獲命令前往參謀室。房間換新一般，R 的私人物品連同他本人一起消失無蹤，彷彿他從來沒有存在過。

我領完文件就離開了辦公室，走出門時，我下意識回頭看了一眼。那扇門靜靜地立在原處，門上的漆翻新過，邊角的磨損痕跡被掩蓋，嶄新的名牌上刻著新的姓氏。我站在走廊上，微微怔然，彷彿那個曾在這間房裡伏案執筆、聲音淡然、身形脆弱的人，只是我的一場錯覺。

然而，當我的視線無意間落在門邊的牆上時，我看到了一道極淺的劃痕。

那是一道幾乎不明顯的筆劃，刻痕極淡，像是某人在心不在焉時無意刻下的。我記得，R 曾經有個習慣——每當思索問題時，他總會下意識地用指節輕敲桌面，或者握著鋼筆在紙上輕輕劃動，偶爾，他也會不經意地觸碰牆面。

我不確定這道痕跡是不是他留下的，但除此之外，這間房裡已再無關於他的任何印記。

於是，我伸出手，指尖輕輕掠過那道刻痕，像是試圖確認什麼，卻終究什麼都沒有觸及。

身後有腳步聲傳來，是新的參謀出來了。我收回手，轉身離開。

走出那棟建築時，天色陰沉，遠方的風中還帶著殘冬的涼意。我將文件夾收進懷中，繼續向前走，沒有再回頭。

過去的一切，戰爭、文件、交談、疲憊的身影、落在窗邊的微弱陽光，都已經像這個冬日的寒風一樣，消散了。

——只有那道刻痕還留在那裡，安靜地等待歲月將它磨平。

一年後，持續多年的戰爭終於結束。但和平並未如約而至。

舊的傷痕尚未癒合，新的矛盾又在暗中滋生。我們遵循新的命令，城市的瓦礫仍未清理，廢墟中仍殘存未埋葬的亡者，而我們的雙手，依舊無法觸及真正的安寧。

偶爾，在這種混亂的餘波裡，我會想起 R。

想起那間總是堆滿文件的房間，想起他低頭執筆時的模樣，想起他偶爾輕咳、偶爾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的神情。我曾經以為，總有一天戰爭會結束，世界會變好，而我們都能見證那個時刻。

然而，當戰爭終於落幕，R 已不在其中。

我也無法確定，這場戰爭的結束，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種救贖。